

骆兆平 著

天一閣叢談

顧廷龍題



57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0

1

2

3

4

5

6

天一阁丛谈

骆兆平著

中华书局

责任编辑：徐敏霞

天一阁丛谈

骆兆平著

*

中华书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兴胶印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4 $\frac{5}{8}$ 印张·8插页 103千字

1993年3月第1版 1996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 4001~9000册 定价：17.00元

ISBN 7—101—00993—X/K·398

天一阁外景



天一閣藏書樓





南国商城大门(新街)

天一阁新书库



天一阁东园(新建)



玄参

曉來踰爾而忘疲倦的說銷
散玉屏為向之已故以伴琴

人終必若我枯眉

東照山人稿

強接孟秋元矣反

時多磨辛已亥五日

東照山人



范钦手书诗卷(局部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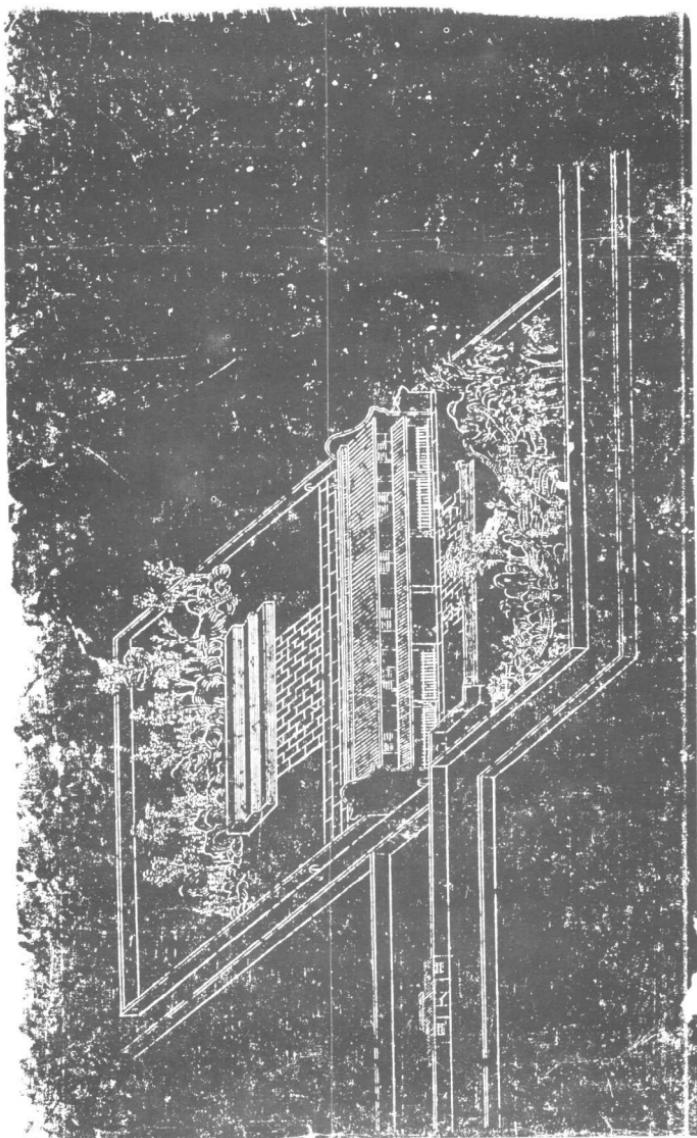


天一阁藏书印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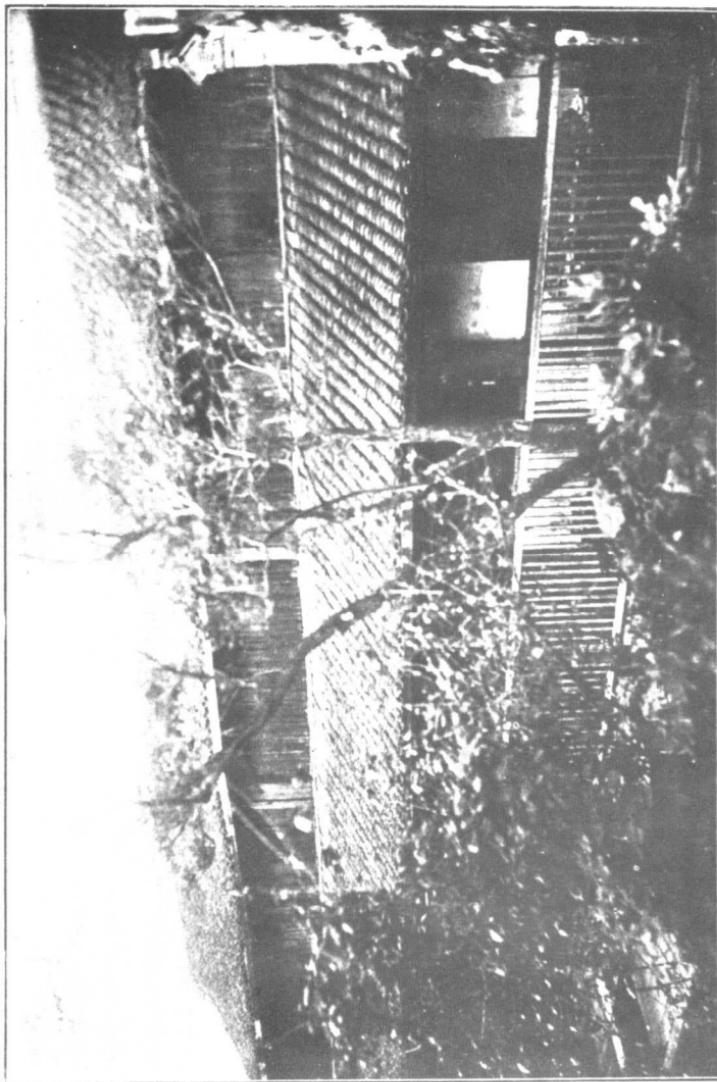


清乾隆《鄧縣志》卷首天一閣圖

石刻天一阁图



1933年維修前之天閣



明月天一官家書福地渺環俗不名
底故僅餘五分一至今猶有遺老餘
林泉清潔無奇石樓閣清雅類
頑儒地公風之近組放人民珍惜勝
勝珠

一九六二年十月共七天日連訪天一閣

某上館全乃在空所幸三日上接李氏經學說
郭沫若

郭沫若《连访天一阁》题诗

序

余早岁即慕天一阁之名，后以负笈燕京，无缘往访，及来沪上，每与朋好叙谈，辄及天一阁往事，对东明先生之广收当时通行之图籍，历年既久，咸成珍本，甚钦其远见卓识为不可及。余自主合众图书馆即效其法，搜求近时刊物甚勤，迄今视之，均似星云，可遇而不可求矣。往从章式之丈获悉海盐朱旭初先生收藏清代贡卷甚富，曾由张菊生丈亲函朱处作缘相让，暨从吴县潘氏岁可堂乞得一宗，遂成大观。窃谓试卷于每人之履历、直系亲属、近支统系，无不备载。尤可贵者，于师承传授渊源，为它处所罕详。自科举废后，均罹论斤覆瓿之厄，劫后所存，益觉难得可贵矣。盖贡卷履历，当以家谱之缩影视之。此亦取天一阁保存登科录之义也。

一九七九年春，余以参加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之编纂，因偕沈津君前往宁波，寓月湖旁之华侨宾馆，不数百步即抵天一阁。骆兆平君介绍此阁故事滔滔不绝，又述藏书之聚散经过亦至详赅。一别十年，兆平以近著《天一阁丛谈》稿寄示，属为一言。余展卷拜读，全书分十二章，曰史话，曰史事琐考，曰藏书管理，曰藏书目录，曰刻书考，曰藏书传抄遗闻，曰乾隆颁赏书画记，曰散书访归记，曰明代地方志述略，曰明代科举录述略，曰家谱概述，曰碑帖概述，纪事翔实。兆平于天一阁历史可谓淹贯故闻，传述如数家珍，甚足钦服！余从事图书馆工作五十余年，深感研究图书馆与普通图书馆性质不同，管理亦不同，研究图书馆之管理人员不能不熟悉馆藏，凭一卡片难能尽达，亦非电脑所能反映。若熟悉馆藏，则由此及彼，由表及里。熟悉馆藏之后，对藏书之珍护尤为亲切，管理方法亦多研索。窃谓今日之管理善本，重在重印，使其化身千百，代代相传，不至湮没。昔人所用之纸为手工制造，可以经久。尝见敦煌写经六朝用纸，

至今千年后披展如新。凡古书之损毁，皆出于人为，今日机制纸印本，质脆不能耐久，出于自毁，典藏者皆应知之。兆平寝馈其中，或以余言为不谬乎？

抗战中，余应张菊生、叶揆初两先生之招，创设合众图书馆，余主张上海已有科学技术之明复图书馆，近代史之鸿英图书馆，合众应以古籍为主之历史文献图书馆，此三馆均为研究图书馆，便利专门读者，培养专业管理人员，编印专业资料，广为流通，面向世界。综合性图书馆可以综合各科之图书，实不能得综合性之人才，局限甚大。虽然事在人为，不是有意长期培养，而欲一举手一投足有以成之，是缘木以求鱼也。

一九七八年春，调查全国各馆所藏古籍情况，藉知十年动乱中各地图书文物遭受损失之烈，甚于秦火，闻之发指。但亦有典守者尽力抵御，置生命于不顾，英勇精神，令人肃然起敬！尝忆北京图书馆善本库管理员陈君，人皆呼之为陈先生，一书借阅，出库还库，必详加检点，郑重安放原架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于善本之珍贵特点，均极熟悉，今乏其人。尝读黄梨洲《天一阁藏书记》云：“尝叹读书难，藏书尤难，藏之久而不散，则难之难矣。自科举之学兴，士人抱免园寒陋十数册故书，崛起白屋之下，取富贵而有余。读书者一生之精力，埋没敝纸渝墨之中，相寻于寒苦而不足，每见其人有志读书，类有物以败之，故曰读书难。”又云：“有力者之好，多在狗马声色之间，稍清之而为奇器，再清之而为法书名画至矣。苟非尽捐狗马声色字画奇器之好，则其好书也必不专，好之不专，亦无由知书之有易得有不易得也。强解事者以数百金捆载坊书，便称百城之富，不可谓之好也。故曰藏书尤难。”又称古今书籍之厄不可胜计，以所见者言之，历举十名家聚散之变，慨然曰：“是书者造物之所甚忌也，不特不覆护之，又从而灾害之如此，故曰：藏之久而不散，则难之难矣。”今日读之，愈感其言之深且切也。

兆平勤学好问，既熟悉天一阁之历史，又熟悉天一阁之藏书，了然天一阁盛衰之迹。建国以来，天一阁如枯木之逢春，有笃好古书之人，才真能爱护数百年来之劫余。展读史话，喜阁书之典守有人，足为研究图书馆之矜式矣。余不辞耄荒，率书数语以为喤引。

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顾廷龙时年八十有五